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樂 城 集

(七)

蘇 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集 城 樂

(七)

撰 轍 蘇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 欒城集卷第四十四

##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種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佗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種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幃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

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聚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新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遠慮。觸冒忌諱。皆竢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佗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爲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奏復軍額。反乞爲會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旣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今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旣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築點。屢經背叛。慣得姦使。加以山溪重復。道路險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爲。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仗。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爲兵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遏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

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羣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探公議以補萬一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羈縻徽城州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如故城池之外卽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況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二路同之。只如渠陽蒔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羣夷併力以攻蒔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一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抵牾。

###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爲成式。臣謹案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予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尋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棄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諂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兼孫亦以此自任。羣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案孫劫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衄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

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家，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舊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顧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卽以舊支顧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名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支顧食支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顧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

限滿尙有不足去處。卽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願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卻罷差充。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完衙前條貫。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足。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卽議改更。卻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願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願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願法。今旣立差法。差人旣足。雖有願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將錢願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願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旣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佗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剝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況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況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佗人。收索之間。必不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



招顧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餉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爲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顧役衙前支五分雇食支餉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顧。必不以減半爲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顧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爲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戶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帖。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其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尙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勅。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顧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佗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顧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入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己之利。必致怨謗。況所顧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爲功。欲因增羨。覲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可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

充封椿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願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願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願。爲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爲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係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逐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準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二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於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卽於次等差。又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願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闕。當差當願。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安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願。此所謂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賄或

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三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欠等之法。蓋所以優狹鄉也。吏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爲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當盡用願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爲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願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願州役。非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願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及三番。今除已願州役外。尙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卽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爲願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役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願冀州役外。尙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願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尙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夏縣外。大槩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迺邇邇那。遂至下等。縣役旣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卽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願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願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

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顧法止於州役。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顧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顧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準備外。盡數支顧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計顧。卽寬鄉愈寬。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顧州縣役之爲均也。

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顧。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願直錢物。聽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願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旣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願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願人。爲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願募其人。或所願頑狡百端。取其願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願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願。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願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願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縣空閑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顧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卽不該支給顧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訴。不請顧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算。不諳公家行遣。決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重役。本郡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舊新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卽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卽不得過舊日募法顧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卽從本司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折保明。申戶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尙慮不均。別有弊倖。今來卻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充更僥倖。七月七日。退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尙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顧錢。投名替鄉差人。卽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卽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一十七日送。

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爲之。至於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願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願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願苟有錢可願。其義當先願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願。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差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願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算。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佗業。不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朝廷抑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今諸路相度以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擘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願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招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願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學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

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顧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燭。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嫉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采。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應。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進止。





# 欒城集卷第四十五

##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岫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愾。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曆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

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略。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旣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

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私覬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搔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卽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卽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況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釀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略行開撥口地。以北外丞司。自可辨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能。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日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橫堤平。南望瀾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中。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芟搔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

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捐芻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問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卽遣代。比雖遣衝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算。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卽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

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遠知邵州。困於楊光儋。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即敗。達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略行定討。使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翦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爲躡等。又張利一張資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兪。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兪。面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聖旨所卻。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己意。力欲進擬。其

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況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降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爲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言契丹當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爲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旣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疎。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

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司。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

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名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亦細開名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

資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先實知委

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壹匹。

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尙書祠部。餘相度應副。卽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叁日或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下節。闕

卽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鈞爲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卽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頴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爲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爲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它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旣爲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旣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旣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爲言。而朝廷屬任議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爲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旣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頴知荆南。頴自瀛徙荆。誠不爲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

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險闇悞。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爲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爲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頡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爲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貼黃。張頡責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爲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爲性猜險。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房。

衝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求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知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自蒙聖恩。擢任執法。卽嘗首言其事。以爲佗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籍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救。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 欒城集卷第四十六

##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首

###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尙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于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于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尙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于邊防軍政。文臣歸尙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于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

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城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遠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爲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爲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爲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爲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于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溫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

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爲言明也。豫之爲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爲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具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尙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

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詔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實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詔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待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卽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卽真。迺遷邊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壻。卽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騖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尙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卽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爲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一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爲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佗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鍔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爲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顧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顧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者則河上日支二百已爲過厚雖欲稍增數目爲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歛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爲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爲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爲之改法今創瘡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爲聚斂

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顧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顧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尙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樁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佗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歸。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措置關防所支顧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顧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尙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非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

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之言。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册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之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種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患內未解。不欲違拒。詎免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

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爲。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棄所學。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

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

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算。寬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埃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曾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之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人。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它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

今若徙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畫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閔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疎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人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況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爲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同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欄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釀爲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佗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天。共得一十萬。

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二十四員。河清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爲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莫其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爲分水之效。其爲罔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何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州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三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 樂城集卷第四十七

##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冊寶。伏奉批答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己安衆。人主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非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妣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既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沿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況遏密之期已極。愛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寶告成。卻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使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爲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 賀擒鬼章表

臣某等言。伏觀熙河蘭會經略司奏。今月十九日。兆東安撫種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兼降。賜予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中太息。念疆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旣接。凶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卽聽檻車之行。以正薰街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情解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唇亡則齒知難久。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幸依千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餐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吳之休。願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又狀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遺。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睿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飲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鍾鼓畢陳。勉興好我之心。旣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雋彥。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學。竚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尙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覆地。兩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弼諧。雖幸。變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又狀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踊躍。載歌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和氣之充。飫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敘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縣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祕計。今者編錄粗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論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

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某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儔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卽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譔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太皇太后長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爲政。網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舉一時文士。比長挈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洽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寶融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僞。河西皆驚。以爲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爲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爲盡死力。魏太祖芟夷羣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爲比。非近世所能髣髴。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爲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祕計。先被旨錄爲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爲不朽計。又刻版模印。遍賜

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爲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卽付本所修寫鑲版。臣無任戰汗慙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爲兄軾燕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仰望。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會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恐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

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諫。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攽繼其後。未能卽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辱以聚斂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

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旣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具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旣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旣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旣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旣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聞旣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置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爲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舊付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轆厘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



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二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探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文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真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樞骨肉。直歸蘇州。俟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

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曾光物故。衆人摺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辨其冤。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二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關。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龜。兔。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頴。爲。戶。部。侍。郎。杜。紘。爲。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妄。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頴。爲。性。嶮。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爲。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頴。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尙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頴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頴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訪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爲職。言旣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關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議論。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不安。況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特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經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邊

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況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況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貽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閣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阻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垣。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滿盈。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尙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爲得人。公

私兩宜。衆議爲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尙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管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爲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祕。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爲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卽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開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

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況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願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爲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況臣非獨自爲身謀。亦爲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尙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姑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嶮嶮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效。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謂。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己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嘗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尙書。願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政事。

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未亦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旣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務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寘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旣自己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恥。在它人猶爲不可。況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扎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旣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 免尙書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戇冥。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儉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遠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爲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筭。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尙闕僉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未歧。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恩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旣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筲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逮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



# 欒城集卷第四十八

##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已愧空疎。起草禁中。尤爲清切。上慙主眷。下愧人言。臣某誠感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起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爲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爲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疎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竈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爲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迫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 又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

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某誠感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悖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身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毋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正。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主。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闕。奉鈇槩以媿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期。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旣難辨。法當通方。尚賴聖算之明。稍寬民力。

之德。臣之疎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煖。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曾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羣下。發在笥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己之照。豈徒褒博以

爲容。願盡糜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熒煌之寶帶。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禦寒。牛脅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金之誠。篋笥增輝。旣燠暖於私室。鞞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顧慙彼已之譏。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授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

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已。艱。兄。弟。迭。居。況。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極。於。當。年。聖。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爲。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聯。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員。偶。闕。而。當。補。棄。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疎。亦。蒙。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爲。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廐。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蠲。黷。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加。牛。脅。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輯。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旣。蓋。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問。衰。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兮。爲。子。永。懷。悲。三。賜。之。及。此。塵。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簡。騏驥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章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博求篤乂。圖廣治功。歷覽搢紳之閒。深照奔走之病。亦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糜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抵廣德心。捐廩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鵜濡翼之誚。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陛。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函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洩職之以華飽。食何爲汗顏。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光祿後威。四簋旣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旣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  
儔之游。亟蒙飭賜之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汕。豈  
衍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有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供  
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覃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  
知。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記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摧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  
於便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亟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  
兼廷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  
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尙紊。民貧未可經

遠。吏竄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強勉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閱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僞賢。收掇微賤。然臣迂愚之實。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鶩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尙書右丞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轉。量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譴。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疎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唯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勞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己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隕。不渝始終。少答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忝二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賚私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它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廊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鄉。不遺臣子。

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大烹之養。兼存惟食之恩。庶無飢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犬馬尙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以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廩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恥。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爲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羜。見和平蓄衍之祥。香稻來年。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孱陋。坐食甘腴。況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爲。冀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斂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義。匪勉圖報。愧畏交中。

# 欒城集卷第四十九

##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處侍從。晚遇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施迫於艱難。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顧衰殘之餘。力求閑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便郡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爲治。未敢卽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墮撓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報孤誠而未達。服睿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之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 又表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透疎。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爲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酣豢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旣非所願。要君自鬻。尤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

勉強伏自去歲初涖宛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回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明友之所譏笑。墮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況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爲宜。尙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擇。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雖東秦之奧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況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丘自得。戀主徒深。秋稼相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爲。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所。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譴。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佗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

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年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況復弟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尙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鯨。要粉身而後已。訓敕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圓丘。祇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隄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常望柴燎之餘煙。伏茅簷而竊抃。坐馳誠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睿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卽謹訶。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爲奉。四海來格。尙何埃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爲幸會。豈合固辭。況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籩豆之間。聽工祝之造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追。重迓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旣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情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祇事神祇。勤卹縲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親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纘嗣五聖。勤學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奉。親執圭幣。三接

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荐至。赦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神作主。仰以答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丕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頒歷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年新歷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旣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贊要成。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祇

奉絲綸。貴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霑然大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莫景。顧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聞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忍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慨。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總戎西北。方朝廷旰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答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尙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龔諫議謝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某日。祗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既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



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勅勅拙以自將。然自遠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獲覩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相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遠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寘汲黯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銜命東往。誠心內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陳汝羲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棄。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泊獲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盡出陶鈞之化。曾徵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駑。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謝減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疎決見禁罪人。臣已即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

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逮茲歲終。愆陽爲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音。並走羣望。而精誠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覆霧。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旣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於龍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爲親疎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班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臨照之明。孰爲先容。保此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廣風教之餘。勉強疲鷲。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疎。晚依至道。心存止足。甘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旣當休。卽求謝事。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

僂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恥。逮此未耄。得以自陳。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爵祿象養爲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爲意。使臣得退伏閭里。歌詠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兼存。區區悃誠。實冀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顛隕。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恥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卽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願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己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恥。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況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爲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爲輕重。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尙存。不知驅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恥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尙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復。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宮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荐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瀝懇上聞。輟難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虔越典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爲愧。雖老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昭考作室之明。賴艾母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出獨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永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踊跣歡呼。倍越倫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閭之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寔羣臣綜覈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幾徵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寢結於憎嫌。恩遇一移。流落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久棄。特推鴻造。存養餘齡。臣老病相仍。羈危多感。勤卹民物。敢忘委寄之

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藿之心徒切。桑榆之報何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慈仁。照知四海之艱難。洞鑒羣臣之情僞。不遺疎逖。均被優恩。臣早事三朝。誤知先帝。初睹變更之議。每陳安靖之謀。言拙計疎。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吳興。危迹再安。孤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願草木之何報。東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 欒城集卷第五十

## 啟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右某啓。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凡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歡欣。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執子奪。身爲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曜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況位在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奉啓陳賀。不宣。謹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右某咨。頃遠軒闥。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吏。事既甚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況旱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狂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相公偉量絕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

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之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答知遇。

又啓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邇家庭。曾未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尤便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務鄙庸。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移新局。願恩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未由。區區之誠。書不能旣。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蓋世。早遊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靜鎮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荐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會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尙不拒其來學。伏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厭直玉堂。公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竦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久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爲國。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某承乏



曩舍久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首被袞衣之錫。仍因旄節之崇。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求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扈思賢。繼陳止足之誠。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尤峻。出同憂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長久。某夙荷知獎。實倍歡欣。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留務。歸守鄉邦。斂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羣疑。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邁其舊封。唐室多虞。堯度久而在外。遣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治。懷舊德以徒勞。某夙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某爲性迂疎。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兼容。尙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棟梁之久閒。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人。會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枯枿於再榮。爲力已艱。論恩則厚。黽勉下祿。心已切。

歸歟。愧負鴻終。私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願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而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某遷疎已甚。廢棄爲宜。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土。卽暇豫於鵠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此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簡暇。旣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旣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籥。作鎮東藩。新命旣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迹稍安於孤拙。某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敍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深之士。涖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焯煌。顧瓦礫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下。羣鳥獸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羣材並驚。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睨樸樾。竢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與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牧。荷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顧常憂於罪戾。寵至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有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臥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閑。再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罇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況復終身之幸。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

民間之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亨。出當干城。入贊心膂。溫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上心之久簡。且人望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問。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未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啓

右某啓。伏審不棄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遑。誠以進無干世之才。出爲苟祿之仕。強顏未去。樸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隰。務咨度以求賢。鴻鴈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勵精之能吏。効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櫟何取。豈謂探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兼容。仁存久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之勢。而不施。旣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少保啓

右某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國之光華。搢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乎蹇諤之足畏。晚陪國論。溫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爲重。邦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頽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緣未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留。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愈劬。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臯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尙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況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翺翔嵩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錘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尙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疎拙之資。敢謂弁容。過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林莽。徒以竄逐未久。不敢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勞。木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遍求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治初啓。羣賢彙征。敢以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慙懼寔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人。鄉邦舊德。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恥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揜。既及身而顯耀。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某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屏。脩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宜有。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鍾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治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驟之乘。而罷鷺與焉。榘枘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願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尙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尙書右丞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某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者。恩出非常。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爲安。竊以政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何觀。顧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資稟冥煩。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闊見譏。既自知之不疑。矧衆言之何賴。方虞汰斥。遽爾超升。況今二聖天臨。羣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無爲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公論。進賢退否。既鈞軸之當爲。置散投閑。抑空疎之常分。苟無滿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僂以循牆。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務之幾。下總六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資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躡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卜蟠木亟爲之先容。坐致空疎。誤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咨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疎。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斂

退未嘗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布四方。不可復揜。豈謂賢達上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祇增愧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旣贍。格律又高。韻詠再三。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官學問該通。業履淳固。恥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告未哀。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執事。不忘薰蕕。終有獲於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爭訟之誼。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配。願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違。知陶鈞之有自。官守無事。況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罔旣。

又謝兩制啓

蹇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揣己甚明。固嘗自乞。荷聖恩之未棄。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風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何鄙薄。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懋。眷獎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祇見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儒以何爲。某早從宦遊。舊悅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薄領之煩。力殫錢穀之計。逮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德濟時。宇量包世。燮和中外。恥一物之未寧。容養賢愚。思羣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偷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何補於涓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旣。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伏審臥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乂安。恭惟某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間。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卷懷事業。偃息方州。風俗未澄。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尙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期。天心將應。卽日冬候凝冽。鈞履康寧。某迫此暮年。尙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某官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擡戎行。謀慮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勳名旣隆。聲故隨至。進退有裕。望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色之莫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猶在。用人旣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咸休。願公

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望。

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爲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遇監司。造爲浮謗。浼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爲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爲計已疎。雖循省之無瑕。顧吹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白。信俯仰於平衡。不  
嫉辯明。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名節旣全。死生爲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  
物。奮至鑿以臨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僞。憐衰罷之易毀。曲爲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隕。某老病旣久。  
思求歸而未能。荷戴雖多。圖恐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